



文心丛书之四

中国人眼里的美国人

施雨 主编



柯捷出版社 纽约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中国人眼里的美国人

主编：施 雨

 柯捷出版社 纽约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中国人眼里的美国人

主编：施 雨

柯捷出版社 纽约

Cozy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www.cozygraphics.com

ISBN 1-932002-17-0 \$21.95



内 容 简 介

近些年有关美国的文学书籍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可在美国的“老中”们并不吆喝着叫好，“熬”的年头儿越长就越沉默。为什么？走马观花地泛泛说些风土人情已过于肤浅，一些以在美华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有哗众取宠之嫌，更不用说真实地反映美国社会。干脆让咱们自己讲讲身边的美国人吧。这便是这本书的由来。看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老美”，应该对你了解美国社会有帮助。

目 录

美国警察	1
施雨：怕警察	1
幼河：美国胖警察	3
美国球迷	6
诺克：狗日的纽约	6
幼河：有谁比球迷更疯狂？	13
美国医疗	17
红墙：美国瞧病	17
（一）医生的汉堡	
（二）美国病和中国针灸	
一老中 SR：美国寻医	26
（一）过敏	
（二）内科	
（三）外科	
（四）保险	
美国经纪人	40
红墙：遭遇汽车经纪人	40

美国官司	44
京人：当了一天陪审员	44
鱼讯：打官司	48
山石：上法庭	53
寒江月：问世间情是何物？	56
美国老师	59
幼河：师生过招	59
（一）教会里的老师	
（二）阿琳	
蓝极：我的一个美国教授	69
艾华：诲人不倦的蓝眼睛	77
（一）我们游泳队的“教头”与“妈妈”	
（二）我的中学老师伯曼先生	
——洋插队轶事	
美国学生	91
香草：小学生阿历克斯和他的爱情生活	91
张晓明：达替斯·阿里	100
美国同事	104
梓樱：实验室里的故事	104
（一）人本善良	
（二）茹莎要走了	
（三）谁知明天	
（四）好个吉米	
钟年：洋师傅	115
红墙：我的美国同事	121
（一）卡尔	
（二）爱玛	

(三) 魏森西	
(四) 文海	
幼河：难忘的同学	130
(一) 杰克逊	
(二) 风流小子杜兰特	
(三) 琳达姑娘	
(四) 麦克	
(五) 胖玛丽	
(六) 安东尼奥这小“老墨”	
(七) 卡特先生的小公司	
 美国邻居	 169
京人：我体验的美国民主	169
张晓明：阿郎左	172
幼河：爱闹的米歇尔	178
 美国朋友	 183
吴兴禄：美国人的趣事	183
蓝极：人生如意否	190
幼河：多一个朋友多一份感情	198
(一) 即使明天死，也要种苹果树	
(二) 牧师兰尼	
(三) 小大人本杰明	
(四) 犹太老先生的中国情	
(五) 朗迪夫妇	
(六) 充实的贵可	
(七) 您今年什么时候来？	
(八) 阿迪	

美国警察

怕 警 察

施 雨

在美国，我最怕的人就是警察了。刚学开车那会儿，路上好端端的忽然从后视镜里看见辆警车冒出来，顿时头皮就麻了。老公说，如果你给逮着了，赶快靠边停车，再放一脸老实相绝对不吃亏。

有一次，我们华夏艺术团业余时装队要到老人院演出，我搭一位队友的便车，不知怎么地没掐好时间，估计到约定地点至少要晚三十分钟，怎么办？我们俩只好把小命捏在手里和时间赛跑。开车的女队友一路只踩油门，不踩刹车，大路小路横冲直撞，飞速冲过一个大大下坡后，看见前面的十字路口黄灯正在转红，她问我怎么办？我说刹车吧，不能太玩命。

她说刹不住了……跟着车子“嗖”地就冲过了十字路口。我闭上眼睛祈祷，警察啊，你快闭眼吧。她说不会那么巧的，要是真被警察盯上了，咱俩谁也别认错。我说好，话音未落，一辆警车吼着就撵上来了。没辄，只好靠边停车。警察站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旁，他还没开口，我的朋友马上认错，实在对不住，警察先生，我超速了。

警察说，你还闯红灯。是，还闯红灯，朋友使劲陪笑。我在边上也笑，恨不能睫毛再长几寸，酒窝再深几尺。警察又说，女士，你们说说看，有什么理由今晚超速外加闯红灯。

朋友说，我知道，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可我还是得说说，我们是赶去给一个教会的孤寡老人演出。然后出示化妆箱，演出服，希望他看在我们是为做公益的份上罚轻一点。

警察要了朋友的驾照说，请你们稍等，就回到他的警车里。女友已经吓傻了，不敢看停在后面警车的动静，我回头盯梢，并向她直播，我说，他现在正在打电话。女友喃喃，一定是在查我的记录，我的行车历史很乾淨，应该不会被重罚。我又说，他摘帽子了，是个光头……说着忍不住咕咕地笑。

一定罚得不轻，这次死定了，朋友笑不起来了。警察走回来告诉我们，超速当罚六十美元，记四点。闯红灯罚八十美元，记六点。我们的心咚地一声砸到肚子底不动了。他又说，这些今晚我都不罚你们了，不过我也不能白折腾，你这个驾照后面没有签名，罚二十美元。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女友乐开了花。一路上她还使劲叨叨，耶稣基督，阿里路呀。

美国胖警察

幼 河

美国报纸描绘了他们警察的形像，胖胖的白人中年汉子，并且说多少年前就是这样。我给他加一点儿：现在的警察更胖，常常是裤腰带系在圆圆的肚子下边，往自己的警车里坐时都费劲。为什么？

“他们一天到晚精神上都很紧张，工作也很急燥，所以他们在班儿上总吃东西，一下班就要喝点儿酒放松、放松。”有个小伙子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警察，已经和他妈妈离了婚，不过他仍然很爱父亲，

我相信他说的。我们所看到的警察总是在街上巡逻。这工作不会很有趣，而且时常会有危险。在公路上捉拿开车超速者就那么安全？你知道他为什么超速？说不定是个罪犯，身上还带着枪。说不定是个喝醉了的家伙，正撒酒疯。说不定此人刚刚吸完毒，精神上正处于亢奋阶段。警察示意超速的车停在道边之后，警车便停在后边。这时警察慢慢地下来前去讯问。你要是开车超速者会怎么办？赶紧下车对着警察说：“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最好别这样，说不定警察会神经兮兮地拔出枪来比划你，命令你趴在车上让他搜身。他最希望你老老实实地坐在车里别动。他上前要你干什么，你再干什么。他最怕的是前边车里的人突然出来，没准会掏枪射击。所以被

警车示意停车的司机，从来都是乖乖地坐在车里等待警察的讯问。有那么严重吗？有，我曾在一个县政府办公大楼前看见一个纪念碑，是为因公殉职的警察修的。碑上有几十个人名，是从七十年代统计的。他们几乎都是被歹徒或失去理智的人杀害的，往往是在街上巡逻的时候。

如果被警察示意停下的车根本不听命令怎么办？警灯乱闪，警报大作，警匪片的场面出现。在这场追逐战中，追捕者和被追捕者都置身于极端危险之中。除了警车追逃跑者外，还有些好事者也跟着见义勇为，街道上乱成一团。电视新闻中时常报导这种追捕，有时警察的车就撞在什么地方车毁人伤；有时警车就撞在逃跑的车上。过瘾吧？警察完了活儿还不得来个一醉方休？

既然警察是维持公共秩序的，街上有什么热闹事都少不了他们。每个礼拜日很多美国人去教堂。警察就来到路口指挥交通，因为这儿没红绿灯。他们身着标记明显的黄衣服，往往站在路中间，用手势指挥来往车辆。你别以为这活很安全。一次一个糊涂的司机不知是理解错了警察的手势，还是没看清楚，竟然把一个女警察撞死了！

警察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管。一个小女孩的宠物一大花猫上了树怎么也不下来，胖警察来了，他架好梯子费劲地爬上去把猫抱下来，得到小姑娘的一吻。一个年轻的母亲出门没带钥匙，把婴儿锁在屋里。胖警察来了，艰难地把窗户翘开爬进去开门。母子俩吵架，上中学的儿子把自己房间的门锁上不让当妈妈进来，这事又找上了警察。胖警察在门外苦口婆心地劝毛头小子，直到他泪汪汪地把门打开。但这种有人情味的活不多。

邻里发生了冲突，一个电话打过去，警察当然得来调解。当事人双方都直着嗓子对警察吵，认为对方犯法，说到激动

处，情绪失控者操起家伙就打，邻居们一哄而散，警察挺身而出，脑袋正着一下。中学里发生了斗殴，商店里发生了抢劫，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报警。警察到酒吧里制止流氓行为，制服打斗者，并进行询问，这是个说打就打起来的活。有人报告在什么地方毒品贩子正在活动，警察立刻得驱车前往。那帮毒品贩子或许飞逃，也没准会拔枪拒捕。总之，不论哪儿发生了危险，警察都得及时地赶到排除。真是让人精神紧张。

据报上说，美国的警察自杀率很高。工作危险、单调，情绪就不好。报导中提到自杀的一个警官，他刚刚劝说一个企图自杀的人别动这个念头，可他自己却走上绝路。他的同事说，他自杀前情绪很消沉，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你说警察能不大吃大喝吗？

警察为什么是中年人？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退伍兵。当兵退伍后干警察最容易。他们又不是便衣警察，再胖也可以开车巡逻，指挥交通，维持公共秩序。结果就越胖越不嫌胖。

警察工作危险，可挣钱相对不多。许多警察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下班后再干一份活，通常是给公司当夜班警卫、门卫。这种无所事事，却又有几分危险的活可能又让他们想再多吃点儿。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和家人交流的机会就相对少，容易造成家庭的破裂。一个离了婚的警察更不愿意控制自己的饮食。

不过我对警察有着敬意。如果没有他们去干这项工作，维护法制，美国的社会还不得乱成一团。

美国球迷

狗日的纽约

诺克

记得刚来纽约时，一位自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曼哈顿各类上空酒吧和纽约所有体育场馆的哥们儿，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纽约骂谁都成，就是千万千万别惹脱衣舞娘和那些球迷无赖。

在这个自由得实在不想再自由的城市里，黑白颠倒地混了几年后，我的那位哥们儿有点儿烦了，几天前二话不说就买了张回国机票，走前丢给我一个破纸盒箱子，里面装着他这几年的爱好，什么掉了漆的纽约巨人队的破头盔、大都会的露着指头的翻毛皮手套、什么尼克斯 33 号大猩猩的球衣、还有几顶洋基队绣着 NY 字样的棒球帽……

可他前脚刚走，我的后脚便跟着出了麻烦，并越出越大越出越不可思议。上周五（10 月 20 日）晚上，我的左倒车镜被砸，待我第二天发现时，它已吊儿啷当的目光朝下，根本没把我的愤怒放在眼里。更可气的是，在挡风玻璃和雨刷器之间居然还夹着一张罚单，粉红色的稍微有些发黄，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跟落在车上的树叶差不多，只是树叶属于免费赠送，而那个粉红色的信封却是强买强卖，标价 35 元。

其实纽约这两年挺平静的，犯罪率呈下降趋势，要不市长朱力安尼这个意大利小老头也不会象现在这样，乐得屁颠屁颠的，整天梳着个希特勒式头型，油头粉面的，一会儿打高尔夫球出车祸，一会儿跟老婆闹离婚玩，接着就是大张旗鼓地要竞选参议员，没过几日便查出得了前列腺癌，宣布退出竞选那天，也学着焦裕录的样子信誓旦旦地要做个纽约市民的好儿子，说什么为了这个“帝国之都”他要活到老奋斗到老，整个一老玩童，多逗，总是扯淡。

尤其是周六，也就是在我接到罚单的几个小时后，老朱头频频出现在纽约各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上。身穿洋基夹克衫，头戴洋基棒球帽，跟所有人打赌，说他的洋基队肯定灭掉他的大都会队，并夸下海口，四十四年后的纽约“地铁大战”是纽约球迷向全世界展示纽约新世纪风采的日子。看到老朱头的这番表演，我倒是很佩服他明目张胆的勇气，根本没把大都会球迷当回事儿，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但我的佩服只持续了短短几秒钟，我的小心眼儿便从他的“纽约风采”自然而然过渡到我的那张罚单，真是气就不打一处来哟，恨不得立即把车上那顶洋基球帽扔进大西洋，心想你老朱头不就是洋基队的死忠球迷么，俺今个儿豁出去了，临时客串一把大都会的拥趸，全当友情出演或联袂奉献啦，何况哥们儿我就住在皇后区，我周围的人全戴大都会棒球帽，离大都会谢亚球场又不远，虽然我对棒球不太着迷，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个地道的球FAN子。

当天晚上七点多，我在大都会球迷之歌“WHO LET DOGS OUT”的摇摆节奏里，开始履行一个伪球迷的神圣职责：给几个哥们儿和同事打去电话，宣告我已被逼无奈无条件效忠大都会，只是没好意思承认全是罚单折腾的。可第一场球我的大都会就输了，弄得我灰头土脸的，把老朱头的嬉

皮笑脸幸福地衬托出电视画面，并传来洋基队的球迷之歌“YANKEES, HOW ARE YOU DOING”。再瞧瞧那个可恨的老老头，趁我脸红脖子粗跟哑铃较劲儿时，竟然也跟着哼哼叽叽的，其中有一大段歌词正是埋汰我们大都会球迷的，说大都会的球迷之歌跟垃圾似的，与狗叫差不多，气得我差点儿用哑铃砸哑他的乌鸦嘴，只好把电视关掉，刚要上网找个地儿发泄一下，电话响了，是个洋基哥们儿打来的，在他阴阳怪气地唱着问我：METS, HOW ARE YOU DOING时，我只是特平静地往电话里灌了一句：洋基走狗！滚！

第二天是周日。一大早楼下房东打来电话，说有个警察正在抄我的车牌，我穿着大裤头迷迷登登下了楼，冲着那个黑人老警喊了一嗓子：呔！他则歪了一下小脖儿问：你的车？我抱着肩膀冻得直点头，反问：咋的啦？他一边继续抄牌一边自言自语道：自己看吧！我就没好气地白话道：不就是倒车镜丢了嘛，昨天已经吃了一张罚单，大周末的找不到修车的主儿，只好等到周一再说，瞧给你们这帮丫挺的乐的，还有完没完了？黑老警一听我说话挺粗的，不但没急反而一笑：没错，昨天的罚单也是我开的。说完打了一个喷嚏，我心里骂了一声活该，可嘴里却虚伪地软出一句上帝保佑你，他回了声谢谢，然后一边盯着我扔在方向盘前的洋基球帽，一边慢条斯理地掏出一块印有大都会图标的小毛巾擦了擦鼻涕，最后一扯罚单，阴阳怪气地说：这张是送给你的右大灯的，55元。

大白天的竟敢有人残废了我的大灯？这是什么世道啊！我仰天长叹！

黑老警转身上车前再次歪起小脖儿问我：你是洋基球迷？我使劲晃着手里的新罚单，把两天来的窝囊一喊而出：鬼他大爷的才是洋基球迷呢！黑老警先是一愣，然后指了指

我车内那顶洋基破帽说：把那个破玩意扔了吧，省着明天碎了你的挡风玻璃，这可是咱大都会的地盘啊！还有，你这两张罚单可以上诉，只要在24小时内修好就成。

邪了门儿了！活见鬼了！可我还不知道鬼长得神马模样！为了去去邪，我只好买了一顶大都会的棒球帽，庄严地扣在脑门儿上，算是正式下海同流合污与老朱头势不两立，光荣地堕落成一真球迷，象多年前蹲在北京工体看台上骂着那些臭国脚臭大粪那样，心血特来潮，管它谁输谁赢，只要没人再砸车我就烧高香了。

总算盼到了周一，也总算我的大都会会在连输两场后，返回了谢亚球场。下午修车时，我头戴大都会球帽，大声放着大都会的“WHO LET DOGS OUT”球歌，狗一样溜进一家南美人开的修车厂，老板特热情地看了我几眼，告诉我大灯275倒车镜95手工费30修不修，我盯着老板的小黑胡说：阿密狗(哥们儿的意思)，你丫也太黑了吧？！他就坏笑着说：对大都会球迷就这个狗价，你呀爱修不修！说完从后屁股兜里拽出一顶洋基球帽，擦了擦手上的臭机油，不再吊儿我。

车没修好倒是惹了一肚的气，我只好接着上班，可万万没想到晚上下班时，当我的车睁只眼闭只眼高速行驶在495号公路时，车内倒车镜里突然旋转出无数个五彩缤纷的灯光，花花绿绿的煞是好看，只是声音刺耳。我想这次肯定是撞到活鬼了，只好向右一打方向盘停了下来。在两个白人老警从我车屁股后面，贼头贼脑小心翼翼地摸上来时，我急中生智一把把戴在头的棒球帽扯下来踩在脚下，谁知道这两个活鬼是哪个队的球迷哟。

警灯足足在我身后转悠了半个小时，两个白老警才磨磨蹭蹭递给我两张暂新的罚单，和蔼可亲地嘱咐我：你有上诉的权力，只要你在24小时内把这个镜那个灯修好。看着他们

不急不躁的样子，我特想把自己整得斯文一点儿并点头哈腰地说声谢谢，可话到嘴边却反问了一句：你们是洋基那伙儿的吧？这俩儿厮笑着摇摇头：大都会明天准赢！

回家的路上，我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声音清脆嘹亮，算是奖赏我自作聪明的判断失误。

车终于修好了。老板是咱中国人，挺好说话的，在我递上一支烟后，他脸不红心不跳地把发票日期由10月24日改为10月23日，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和时间上诉啦。为了感谢同胞的深情厚意，临走前我故意跟老板套瓷：您一定是大都会球迷？！老板不好意思地撇撇嘴：我嘛，嘿嘿，只能算个财迷。

三天吃了四张罚单，这已打破了我去年两天吃三张罚单的个人纪录，但这次我可以上诉，也就不给老朱头手下的财政局开什么支票了，而且还可以特自豪地在罚单认罪一栏内选择了不认罪，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心里美滋滋的，觉着老朱头这个人还可以，不太法西斯，挺他娘通情达理的。所以我就在大都会赢球的第二天，把应该交给老朱头的罚款交给一个票贩子，买了一张第五场的球票，决定周四（26日）晚赤膊上阵，跟老朱头血拚到底，心想大都会灭不了洋基，我也得把老朱头烤成一洋鸭什么的。

我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谢亚球场时，早已是人声鼎沸，我围着马蹄型的巨大体育场转了一圈，发现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蚂蚁般没头没脑地瞎窜着。在新闻媒体区，几十家的电视转播车哼哼呀呀地叫着，那些平常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体育解说员，在刺眼的灯光下唾沫翻飞，一说到洋基眉开眼笑，一个赛一个地胡说八道，特缺少咱中国人的美德，就是不肯同情同情弱者，该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咱上小学时教课本上描写的好不到哪儿去，活生生的一个人唾人的天堂啊！